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穀梁注疏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穀梁注疏卷十九 起定公元年盡十五年

晉范甯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楊士勛疏

定公　疏 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周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注死在外故疏 注釋曰非正終棄桓公之薨于齊與乾侯不異莊公不即位而書正月何解以十八年如齊至即薨薨而當歲即入入而莊公繼位行既殯踰年之禮但以先君殺

而後立不忍行卽位之禮今昭公前年薨今年喪入定公既殯不居正月之前欲行卽位非踰年之始非始非正故未得卽位不得比之莊公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注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卽位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疏注釋曰薄氏駁云仲幾之罪自委之王吏非晉人所執故

傳云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譏執不譏無所歸晉執曹衛他處並可言歸若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復何得言歸于京師若如此論何以通乎解范荅云晉城成周宋不即役晉為監功之主因而執之此自晉人之事安得委之王吏傳當以執人於尊者之所而不以歸於王之有司非言其不可以執晉文公執曹衛之君各於其國而並不書國者以其歸于京師故也今執仲幾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効若使歸于京師與執諸侯同君臣無別也今直執在京師不可言歸此義猶自未通有義而然上言城成周序仲幾于會於歸言于京師其言足誤天王居于狄泉在畿內而別處若上言城成周下稱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見見執之異處而歸天子今晉人於尊者之側而執人以歸自治於國故春秋不與其專執地于京師下文言此大夫其曰人何微之也何以知大夫有義而然周之稱名大夫相執無稱名之例因此見義明大夫相執不書書則微之見

伯討失所故云云非謂大夫相執得見於經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與伯執稱人不異異則言侯故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是君臣之别也

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傳殯然後卽位也注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疏注釋曰嫌何以言解喪自外至雖正棺於兩楹之間嫌非周禮故言西階鄭注禮記以為殯亦兩楹之間也

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注謂昭公在外故音義見賢遍反下注所見同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注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卽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注據未有日者疏釋曰解定公卽位特與常文者既言繼弑公好卒設言好卒卒非正終不卽入踰年乃至至正月當卽位而皆失時時不得同於常禮禮宜與文文書之在夏是有故與無故而文並見卽位雖同而時長有別理有所

見見必有故曰不可不察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注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注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注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音義治直吏反處昌慮反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注欲著所見何著焉踰年即

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危故曰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卽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注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卽位之禮以臨諸臣乎音義背音佩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注周道

尚明無愧于不往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疏注釋曰今定公之世天子之存唯祭與號安得云尚明解此傳以重況輕陳上世之事非專今日下成康爲未久定公未殯不得即位以臨羣臣輕于王命王命猶不得背殯指謂王與魯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既殯君乃奔喪喪服天子之斬哭泣申父重之情先殯其父後奔天子之喪亦是不奪人之親門外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至如伯禽越紼赴金革之重不拘此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注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注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畢音義耘本又作芸音云疏注釋曰言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為求雨求雨之意指爲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脩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植種植之義在于禾黍未開凡品總稱曰毛將

何所據解聖人之於四海不偏一物愛人之情特深懐抱百姓所恃莫急於食食雖民天天不降而嘉品不育時澤之來普汎無私雖非百穀亦沾有洪之潤公田巳流遂及之患彌遠故總凡品爲毛明天德之道廣列于言山川之毛指謂草木公羊所論非專禾麥實亦之地本不種苗鄒衍吹律乃始谷生物謂之黍君以此言之公羊所言不毛鄒衍之前當鄭伯與楚語時也又上傳云冬大雩非正也秋亦曰非正也非正是同而問不異及荅之䖍釋月雩爲正則四月龍見常失正故也解成七年冬大雩傳云冬無爲雩也言用禱禮明禾稼成不須雩失時不二故問同而荅異注當須而其解也聖人重禱請請必爲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所毅先嚴其犧牲其其器物謹修其禮蕆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謂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二時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脩雩

之節不言四月非正也故曰是月不雩則無及矣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益故以雨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

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

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注道之爲君必爲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音義艾魚廢反爲旱于僞反去姜呂反舍音捨焉請於虔反上時掌反道之音導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注詒託猶假寄音義詒以之反疏釋曰案月令大雩帝此經言大

雩文與月令同同祀上帝帝天也而曰上公義更何取且雩與禱本自不同而引禱辭以證雩何解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魯與天子同雩上帝上帝旣雩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卽此傳所謂古之神人通乎陰陽使爲民請雨故言請哉請乎應上公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

立煬宮注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音義煬餘亮反煬公之廟也煬公伯禽子

傳立者不宜立者也疏釋曰重發傳何解不曰與武宮異故發傳范例云宮廟有三者三者文有詳畧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桷功重故錄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比丹

楹爲重是其三文武宮書曰范云始築之事然煬棗周書謚法肆行勞神曰煬煬宮不日比武宮爲輕輕重之序各以類舉此謂范例之數以宮言之立廟之例以立言之在不宜之中一事而兩屬義有所附故例有四亦得數此同在不宜之中

冬十月隕霜殺菽注建酉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疏釋曰隕霜二文不同書故范特爲一例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

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音義觀工喚反注及下文同

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注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嗣曰據災實從雉門起應言雉門災及兩觀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注始災者兩觀也鄭嗣曰今以災在兩觀下使若兩觀始

災者不以雉門親災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兩觀親災則輕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音義令力呈反疏釋曰解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遇魯制故致天災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注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注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親之音義差初賣反疏釋曰重發傳何解此災而更脩嫌與作南門異故發傳以同之災惡故尊雉門推災而遠之今新作美好之事雉門雖不正尊雉門可以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疏釋曰書月何解昭公四如晉兼有疾

爲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十三年二十三年乃復皆不月是其例乃復文承月下不蒙可知昭公即位二年而脩朝禮無闕而爲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雖不受朝公無危懼之理定立今二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心内畏懼故危錄之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音義穿音川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注拔地名音義拔皮八反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音義夏戶雅反召詩照反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音義公孫姓音生又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注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臯鼬地名音義鼬由又反

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注公畏强楚

疑於侵之故後者更謀也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

音義復扶又反　疏釋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云志於後會也者後志疑何解楚當時為吳所困則弱矣諸侯侵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公疑於楚疆謂無勇故會盟二文竝見魯公外內之疑兩顯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注劉采地音義卷音權采七代反

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注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寰內諸侯非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音義寰音環

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注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疏釋曰又云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書卒不開其賢而范例云寰內諸侯非列土諸侯非列土諸侯而書之者賢之也賢

之一文而義當而用觧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意釋下言賢之猶不當卒卒之者以其爲諸侯主明賢之義故得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爲賢故例復云賢之不用葬葬之者明亦爲賢之而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

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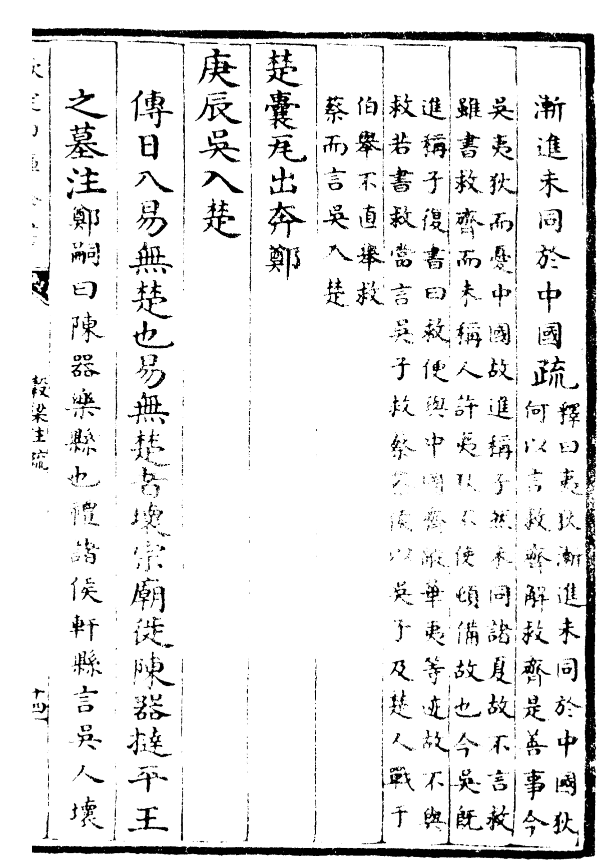
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注貴謂子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注子胥父伍奢也爲楚平王所殺音義信音申攘如羊反却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注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父之讎音義挾戶牒反又子協反闔戶臘反廬力居反見賢徧反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讎於國君其

孝甚大其心甚勇疏注釋曰子胥之復讎違君臣之禮失事上之道以匹夫之弱敵千乘之强非心至孝莫能然也得事父之孝非敬長之道故曰其孝甚大若夫子胥以父被誅竄身外奔布衣之士而求干列國之菪吐弓矢之志無疑難之心故曰其心甚勇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音義爲于僞反下爲是同疏釋曰然則成湯之誅葛伯爲殺其餉者武王之殺殷紂稱斮朝涉之脛何以萬乘之主爲匹夫復讎解湯征葛伯本爲不祀之罪罪已灼然然湯聽其順辭使其亳民爲耕葛伯殺其餉者此由不祀而致禍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斬以所不書故武王致天之罪稱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不爲匹夫興師吳子有因諸侯之怒直申子胥之情故言不爲匹夫興師得其實論也傳稱子胥云虧君之義

復父之讎傳文曲直子胥是非穀梁之意甚為解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鄭何休亦有答論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絢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令子胥稱一體之重名冠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貞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閒論忠臣傷孝子之思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朴演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非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之心屈夷狄之意其善可知

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

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注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音義朝於直遥反注同囊乃郎反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注南郢楚郡音義郢以井反又以正反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注用事者禱漢水神音義數所主反曰苟有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注據實救蔡救大也注夷狄



漸進未同於中國疏釋曰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狄何以言救齊解救齊是善事今吳夷狄而憂中國故進稱子然未同諸夏故不言救雖書救齊而未稱人許夷狄不使頓備故也今吳既進稱子復書曰救使與中國齊敵華夷等迹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救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不直舉救蔡而言吳入楚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注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

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音義易以豉反壞音怪旋上違反縣音玄抗苦浪反禦魚呂反何以不言滅也注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注雍曰吳勝而驕楚敗而奮音義肖音笑奮方問反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注楚復立也

音義敗必邁反復扶又反何以謂之吳也注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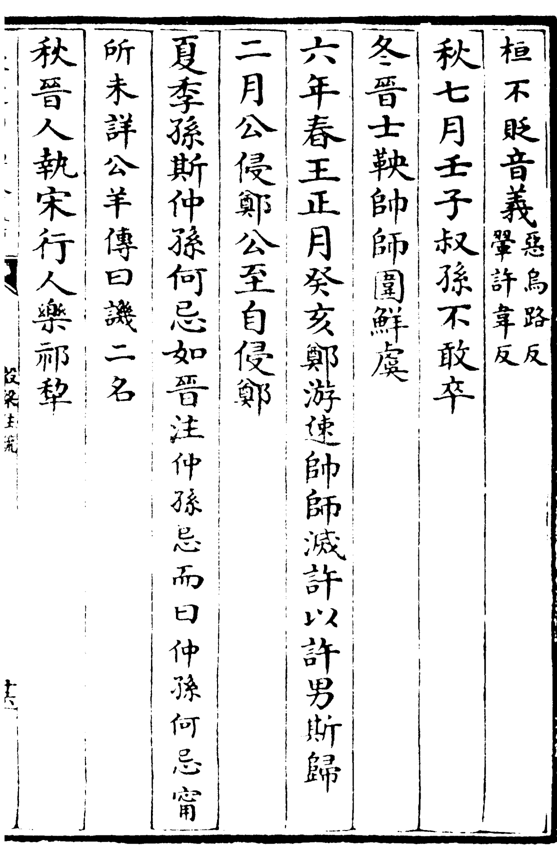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注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

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義邇也注言此是通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

於越入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音義見賢遍反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注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


桓不貶音義惡烏路反翬許韋反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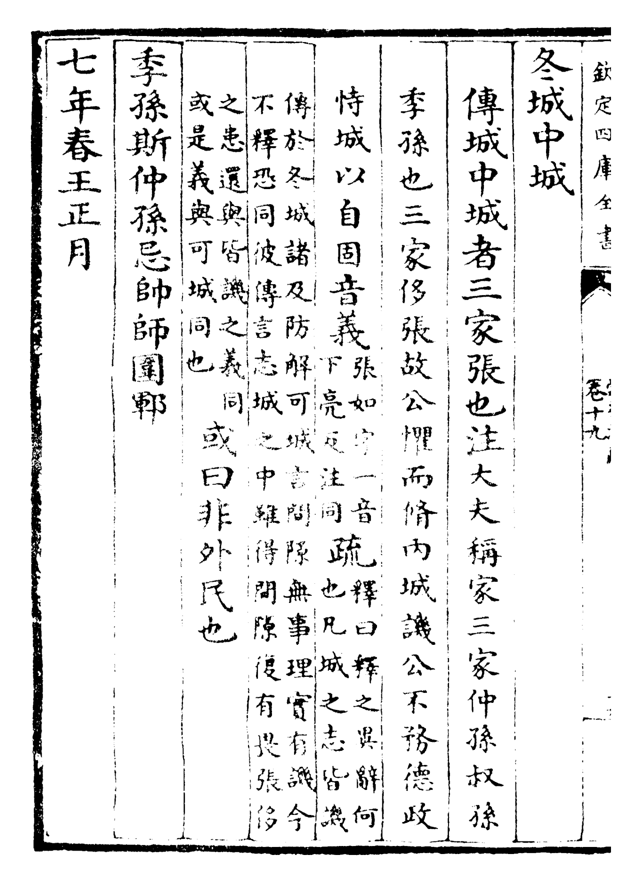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注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甯

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注大夫稱家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脩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音義張如字一音下亮反注同疏釋曰釋之異辭何也凡城之志皆譏傳於冬城諸及防解可城言閒隙無事理實有譏今不釋恐同彼傳言志城之中雖得閒隙復有侈張後之患還與皆譏之義同或是義與可城同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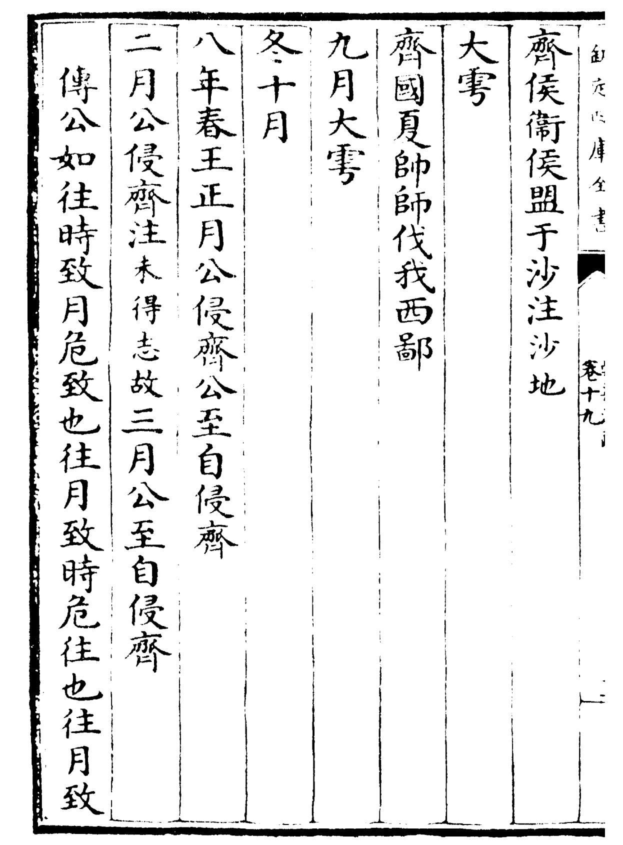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音義鹹音咸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疏釋曰前注云以有二義今注即云凡言以皆非所宜以是一義而曰二何解楚執宋公兩君相執傳以言重辭別於凡以今此君而執臣明以國重不言與二君共例故發例同之二義已見故注更言凡以而起義解以者不以者不止釋此文



齊侯衛侯盟于沙注沙地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注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

月惡之也音義惡烏路反疏釋曰復發傳何解莊二十三年起例公行有危而書月今公伐齊有危危而書月一時之間再與兵革危懼之理義例所詳故重說以明之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注瓦衛地也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音義柳良久反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注曲濮衛地音義濮音卜

從祀先公

傳貴復正也注文公逆祀今還順

盜竊寶玉大弓

傳寶玉者封圭也注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注是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注周公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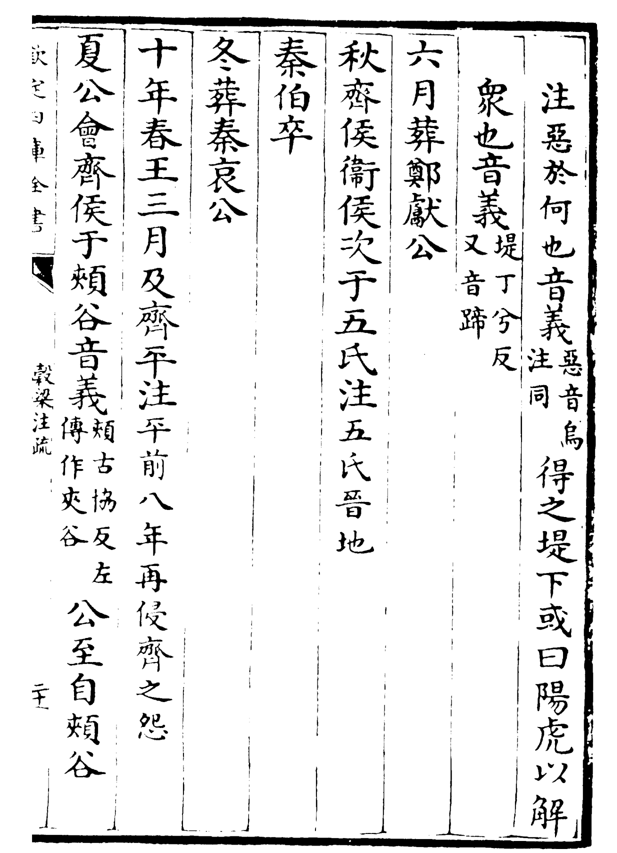
賜於周藏之魯者欲世世子孫無忘周德也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注亡失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疏釋曰於經何例當之解經言饑止謂二穀不收乞宣公之例五穀不收止在當文康饉無例應之今因盜而發亡例經無應之或說非其所以與人謂之亡是梁伯所行也梁伯受國于天子不能撫其民人而自失之夫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權之可守焉得虛假君貪色好酒耳目不能聰明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而國外奔因若自滅故謂之亡此可以應其義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音義蠆丑邁反

得寶玉大弓注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音義分扶問反

傳其不地何也疏釋曰據何文而責地解此據獲物言地經言戰于大棘獲宋華元宜蒙上地故據彼責此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注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疏注釋曰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還是陪臣何以與之解上說不目羞明失之為辱得之為榮榮而言地地是陪臣之所居曾能奪陪臣之得可以明免恥何為不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為榮書地則恥或曰之義得非魯力也陽虎竊國重寶非其所用畏衆之討送納歸君故書而記之惡得之



注惡於何也音義惡音烏注同 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

衆也音義堤丁兮反又音蹄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五氏晉地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音義頰古協反左傳作夾谷 公至自頰谷

傳離會不致注雍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則所是之是未必是所非之非未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是是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惡無在則不足致之於宗廟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注將欲行盟會之禮音義爲危于僞反相焉息亮反下兩相同壇徒丹反封土曰壇齊人鼓譟而起

欲以執魯君注羣呼曰譟音義譟素報反呼火故反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注階會壇之階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注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音義好呼報反注同禦魚呂反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注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

欲執魯君足夷狄之行音義遂七旬反屬意欲反夫人音扶語魚呂反之行下孟反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注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音義幕音莫俳皮皆反嗤尺之反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注何休曰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音義讙好官反為于僞反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音義以見賢遍反　疏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肱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硬骨是賢亞聖之義勇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注郈叔孫氏邑音義郈音后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注安甫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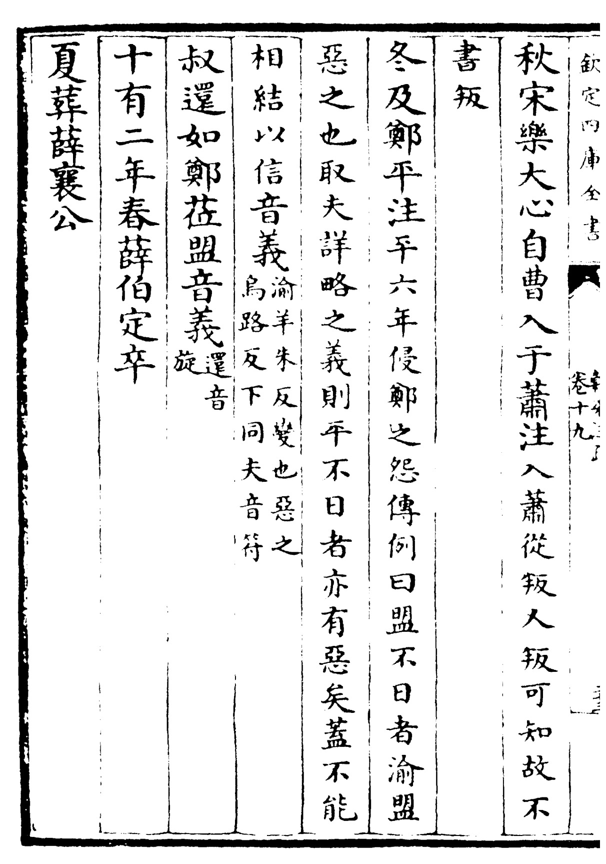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辰爲佗所強故曰暨音義暨其器反佗大河反彄古侯反強其丈反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注言辰未有失其爲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 疏釋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彰於經文而曰未失何也解公不能制御强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曾以外奔故著無以表强辭稱弟以見罪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而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而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尊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注蕭宋邑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注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注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日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信音義渝羊朱反變也惡之烏路反下同夫音符

叔還如鄭莅盟音義還音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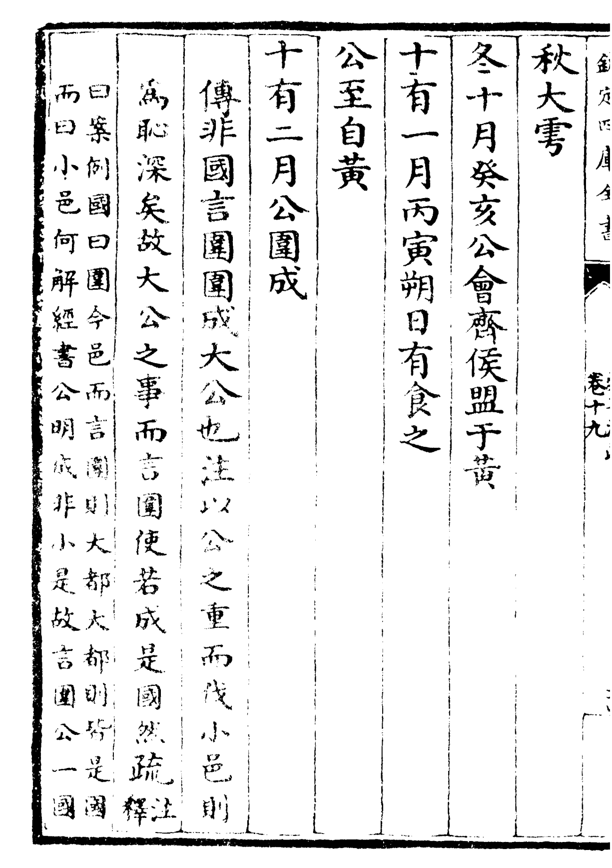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音義墮許規反毀也

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强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毁其城則郈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音義背音佩　疏注釋曰傳言墮猶取也即其訓而曰非者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今經墮其爲義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音義費音秘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注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疏注釋曰案例國曰圍今邑而言圍則大都大都則皆是國而曰小邑何解經書公明成非小是故言圍公一國

之責重成三家之大邑邑比於國爲細
擬公爲小比於凡邑則大矣故書曰圍

公至自圍成

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注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音義葭音加

夏築蛇淵囿蛇淵地名音義囿音又

大蒐于比蒲音義比音毗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釋曰不解入而重發叛例何解趙鞅自入已邑不從外入入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同書入之非專不受故但釋其叛非實叛故下書歸明之非叛而書叛書叛非真叛也故復發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音義射食夜反又食亦反

晉趙鞅歸于晉

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注據叛惡而歸善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

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注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注凱曰專入晉陽以興兵甲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

薛弒其君比音義比必履反又毗志反疏釋曰不日月者何解傳言剽不正其日何則庶子為君而被弒則不日而月之傳曰諸侯時卒惡之宜從此例薛比書時亦其惡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音義（晉趙陽左氏作衛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音義（佗徒河反又如字牂作郎反）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注檇李吳地音義（敗必邁反檇音醉）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注牽地音義（牽云賢反）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音義（洮他刀反）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注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音義脤市軫反

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注辭猶書也音義膰音煩本又作燔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注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疏

釋曰從祀先公前有失正之文於後言貴復正今復正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何解復正之文雖同義須有異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音義蒯聵苦怪反下五怪反 衛公孟彄出奔

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注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音義行下孟反

大蒐于比蒲疏釋曰文承秋下注云城莒父云無冬者甯所未詳然則大蒐秋秋則常事常事不書書之者何即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正所以譏不正後比蒲大蒐失禮因此見正今定公以十三年大蒐秋事而於夏行之失正至此十四年大蒐書正以明前不正也

邾子來會公注會公于比蒲

城莒父及霄注無冬竊所未詳疏注釋曰桓七年注云下無秋冬今不言下何解桓七年夏有人事而秋冬二時不書復無人事故云下今此上有秋下有人事而無冬故直云無冬不言下明冬宜在人事之上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音義朝直遥反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注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音義鼷音兮處昌慮反

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釋曰凡鼠食牛莫敢不敬而曰莫大何解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過有司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歸罪於君

皆道其所傳明不敬之罪小

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注譏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注高寢宮名

傳高寢非正也疏釋曰重發傳何解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發傳明之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注渠蒢地也音義蒢直居反

邾子來奔喪

傳喪急故以奔言之疏釋曰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音義弋氏羊職反良公之母左氏作姒氏

傳妾辭也注不言夫人甍良公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注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音義長丁丈反帥所類反

疏注邾滕魯之屬國釋曰將何據也解范荅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爲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近則至非禮釋曰若如此注意以奔喪爲禮會葬爲非然則王者之喪諸侯會出何文證若以會

葬非禮何以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范總云會葬禮何解傳言奔喪喪急不言非禮可知諸侯自相會葬傳無釋文但釋天子之會葬云其志重天子之禮又曰在鄙上明其别於諸侯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責魯人曰吾君親之是以知王者之喪諸侯親會之范云四四當爲三古者四三皆積畫字有誤耳會葬禮也據釋天子之大夫來會葬言者重天子之禮故范例舉之不謂皆是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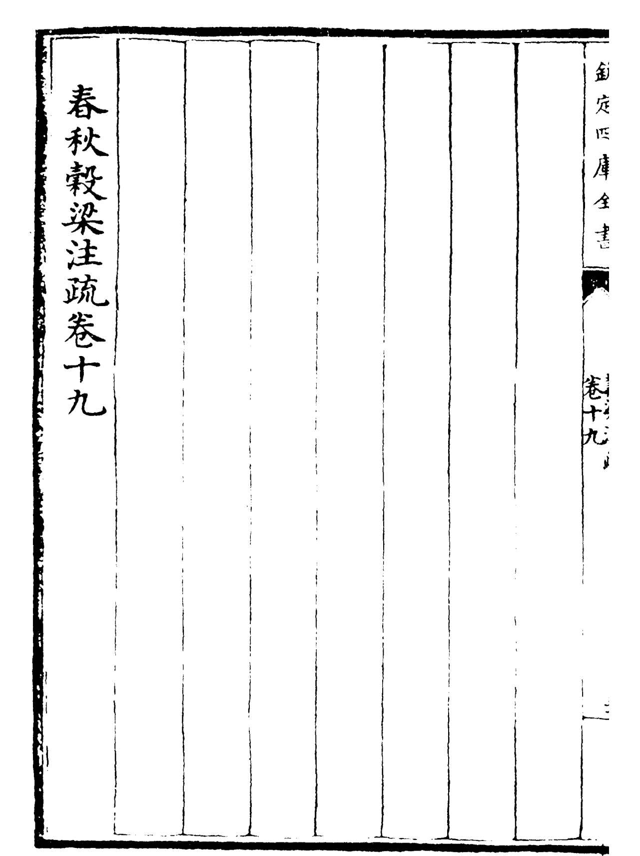
音義 爲于僞反 疏 釋曰重發傳何解頃熊夫人今此人君嫌禮異故發傳以明之且彼言日中此言日下稷彼言而此言乃文並不同釋既不異義體相似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注稷昃也下昃謂晡時音義稷字如左氏作昃晡布吳反

傳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注宣八年注詳矣疏注釋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則數何文以充之解鄭伯克段一不克納二兩不克葬日中而克葬各二是謂四通前二爲六也

辛巳葬定弋音義定弋左氏作定姒

冬城漆


春秋穀梁注疏卷十九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考證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疏晉爲盟功之主因而執之○主因二字監本誤作王國今改正

公卽位傳殯然後卽位也疏嫌非周禮○監本誤作兼不亦言今改正

九月大雩傳未可以雩也疏鄒衍吹律乃始谷生物謂之黍○臣浩按黍爲五穀之首極寒之地猶能成熟自有天地卽有其種詩言后稷之穡有稷有黍孟子

言貊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豈至鄒衍吹律而後有此穀乎寒谷復暖此就一地偶然之異不可以解經也

新作雉門及兩觀傳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劉敞曰傳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所出入者觀則門飾也亦各順其序而書之非聖人橫出此意見也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傳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臣召南按上文書公會於召陵矣此盟復稱公以會盟異處不同于首止葵丘也傳謂公志於後會其實不然若論畏楚則晉先不競不但弱國若言魯意定公方受國于季氏如晉又至河而復此會得與諸侯同盟乃其心所急欲遂者何故反遲疑乎

劉卷卒傳賢之也○臣召南按寰内諸侯春秋例不書卒其嘗同會盟來赴者則書之不關于賢不賢也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傳君不爲匹夫興師疏其如殷紂之罪被所不盡云云○臣召南按此數句不成文義必有譌脱但各本皆然無可考正疏意當云至于殷紂之罪毒痛四海所誅斬不能盡書耳

又疏論忠臣傷孝子之恩○監本脱論字今增

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往月致月惡之也○劉敞曰傳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

年正月公致自晉是也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于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之也往月致時此則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往月致月此則僖公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曰以伐楚致大伐楚最盛矣何以惡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

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虛文而無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略舉三事以彰其不然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傳未失其弟也○臣浩按此亦一偏之辭稱弟則宋公之惡固顯而辰之罪亦見據左傳則辰乃宋公母弟也臣召南按辰之奔陳猶可曰爲仲佗石彄所脅迫也此年入蕭以叛經書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豈非罪

之魁乎據地叛君而猶曰未失其爲弟此何說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左氏經作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臣召南按上年十二月公圍成傳曰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傳意必以公用大衆攻圍邊邑故此年春齊侯即次于垂葭矣穀梁經脫衛侯故如是解

弋氏卒○弋字監本誤作戈今改正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十九考證

春秋穀梁注疏卷二十 起哀公元年盡十四年

晉范甯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楊士勛疏

哀公疏 魯世家哀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謚曰哀周書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定六年鄭滅許今復

見者自復也音義不見賢遍反下復見同復扶又反疏注釋曰僖二十年冬楚人伐隨以來更不見經將是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故也本爵俱侯者隨本侯爵自僖二十年見經至今俱侯明更不為貶黜但土地見侵削故微弱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而復陳蔡故經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是有文見復也其許男則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其間更無歸文今許男復見經者明是許男自復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注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疏

釋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之正凡書郊皆譏范例云書郊有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三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者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年四月辛巳郊九也下傳云子之所言至道之何也然則據此而言牛有傷損之異卜有遠近之別亦在其明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注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注展道雖盡所以備災

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音義斛音斛又音求疏注釋曰郊牛日日展視其斛角而知其傷是展盡道矣即於災變之中有可善而言者但備災之道不盡致此天災而鼷鼠食角故書以譏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為可也音義有差初賣反疏注釋曰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如其有郊竝書以示譏然則郊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

秋末承春其過極多則自五月至八月其閒有郊亦以承春遠近爲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注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下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疏注釋曰如嗣之意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日爲郊之時則於此一辛之上卜不吉以至二卜不吉以至三卜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四卜非禮也注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注成十年五卜疏釋曰僖三

十一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禮也今以三月以前不吉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謂四卜郊非禮也成十年以四月以前四卜不吉又於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五卜強也非禮可知鄭嗣之意亦以一辛之中卜至於四五月也一辛之上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然則四卜云非禮五卜變文云強者四卜雖失猶去禮近容有過失故以非禮言之若至五卜則是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去禮已遠故以強釋之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注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音義否方九反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

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注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免卜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注災傷不復以郊牲復卜免之音義復扶又反下同禮與其亡也寧有注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注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音義滌徒歷反擅市戰反施式氏反又如字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

之注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皆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音義庀匹爾反鍵其展反又其偃反監古銜反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注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釋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者是穀梁子

答前弟子之辭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然後始繫養若六月簡訖以後有變則七月八月九月上甲皆可簡擇故傳云六月上甲始庀牲明自六月爲始七月八月九月皆可簡牲自十月繫之有變則改卜卜取吉者十一月十二月亦然是繫之三月也故傳云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是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周正是郊時之正如其牛有變然後言之二月三月亦然重妨郊故也

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注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疏釋曰自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始繫牲自十二月以前牲

雖有變不道自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乃不郊卜免牲吉與不吉如此之類皆是該備郊事言牲變之道盡悉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注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音義享許丈反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注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疏注釋曰既言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怪經不書此十二月正月二月之卜郊故問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注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注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

漷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音義漷火虢反又音郭沂魚依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注句繹邾地音義句古侯反繹音亦

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注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音義與音預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音義朝直遥反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毋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疏注釋曰案定公十四年左傳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是也云當稱子某者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范取公羊爲說也云如齊子糾也者莊九

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云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者桓十五年鄭世子忽歸于鄭傳曰反正也然則鄭世子忽反正春秋不非稱世子則蒯聵稱世子亦是反正不非之之限是其子糾稱子某但於公子之中為貴謂是右媵之子非世子與鄭忽蒯聵不同如熙之意則蒯聵合立而輒拒父非是也

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

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音義信音申蔑初患反復扶又反曩乃黨反矛五侯反本又作鉾楯常允反又音允拒音巨邪似嗟反

疏釋曰輒先受王父之命而有國今若以國與父則是申父也若申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父也何者使父有違命之愆故其不受使父無違命之失則尊父也注釋曰下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曰陽生正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此與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同文則稱名書入者皆一辭也然則蒯聵若已被廢則當與陽生同文稱衛蒯聵入戚不得自稱曩日世子莊子云

楚人有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即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然則矛楯各自言之則皆善矣若相對言之則必有不善者矣喻今傳文輒若申父而辭王父是不受父則蒯聵違父為不善若以鄭忽稱世子以明反正則輒之拒父為醜行亦是非不可竝故云矛楯之喻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注鐵衛地音義鐵他結反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注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疏注釋曰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曰月葬故也月葬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此月葬故知有故也彼注云有祝吁之難故

此則削贖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音義曼音萬

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注江熙曰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于衛子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音義辟音避

疏注釋曰諸侯有國大夫有邑大夫之邑國君之有若言圍衛戚是戚繫衛便是子而圍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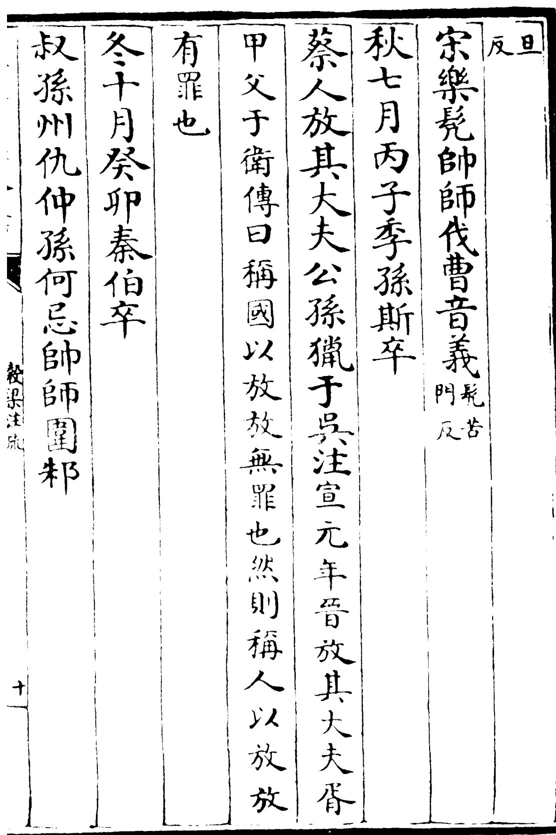
也故以國夏為首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傳言及則祖有尊卑注解經不言及僖由我言之則一也注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疏注釋曰凡言及者皆以尊及卑等者不言及若自祖言之則有昭穆昭尊可以及穆若自我言之則遠祖親盡尊卑如一故不言及蔡左氏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廟應毀而不毀故天災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注稱帥師有難音義難乃



旦反

宋樂髠師師伐曹音義髠苦門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人以放放有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以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弑其君完之類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

疏注釋曰祝吁弑其君完隱四年經文祝吁稱國稱名及言弑其君者是下道言弑其君謂此死者是其臣之君而臣弑之故以君臣上下道道之今不稱名氏直稱盜盜是微賤稱賤不稱弑其君則此死者非是盜者之君則盜疏外無君是不在人倫上下之序

内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注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疏釋曰猶尊內其君而疏外弒者故不與疏外者得弒君之道道道之故抑之為盜若鄭伯髡原實被臣弒其書自卒抑臣為夷狄之民亦是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注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音義夏戶雅反區烏侯反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注定八年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注即殺蔡侯申者是非微者也音義辟音避疏釋曰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為主而微辛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者也襲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為意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郛注郛郭也音義郛音孚

六月辛丑亳社災注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

能警戒之象疏注釋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注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又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都亳之事

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注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疏注釋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社通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注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

也緣有屋故言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疏釋曰諸侯時葬正也今書月者以明危亦見不葬而書葬者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則見賊不討今書葬者使若弑者實是盜微賤小人雖討訖不足錄

葬滕頃公音義頃音傾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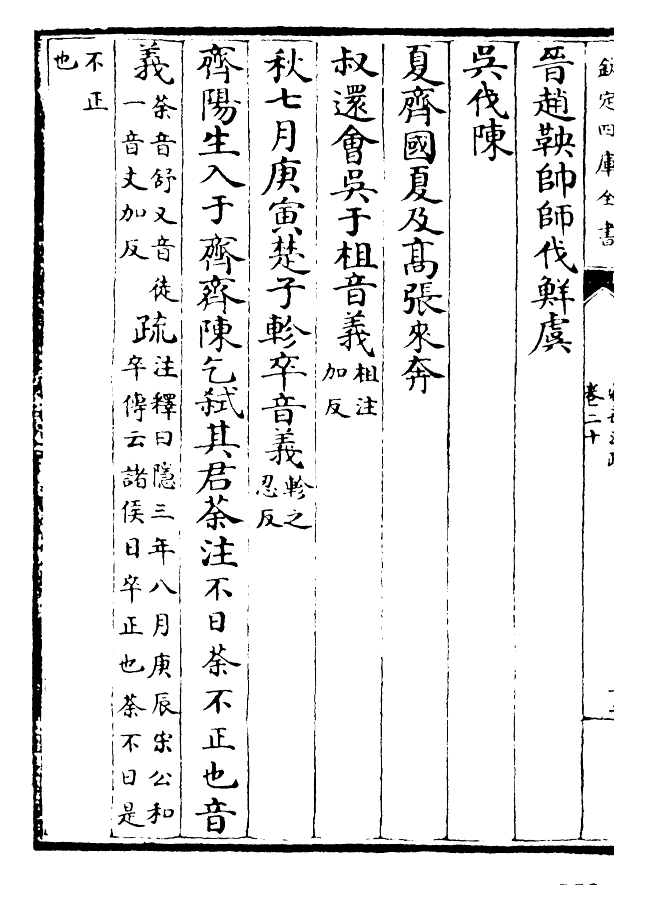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音義杵昌呂反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傳不正其閏也注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音義數所主反疏注釋曰案經書閏月葬者年若數閏則十三月故書閏月葬以見喪事亦不數之例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音義柤注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音義軫之忍反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注不日荼不正也音義荼音舒又音徒一音丈加反疏注釋曰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云諸侯日卒正也荼不日是不正也

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注已受命于景公而立故可言君入者内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注何休曰即不使陽生以荼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荼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

乃近自相反乎鄭君釋之曰陽生簒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荼與小白其事相似荼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簒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荼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簒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音義去起呂反見賢遍反糾居黝反惡烏路反疏注釋曰案上六年經書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傳云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是荼弒之後陽生乃立案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是小白立乃後殺也義適互相足者莊九年傳云小白入于齊惡之則陽生入于齊亦惡之此年傳云陽生其以國氏取國于荼也則小白以其國氏亦取國于子糾也以義推之適互相足故鄭云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爭是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義瑗于眷反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音義曼音萬

夏公會吳于繒音義繒在陵反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以者不以者也注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主而擅相執錄故曰入以表惡之音義擅市戰反惡烏路反傳及注同疏注釋曰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云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是衛侯有罪晉文伯者執之猶以歸于京師之事案范例云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曰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次惡則月㨿此日入與彼例同故知日入以表惡之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注徐乾曰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以

天下為家盡其有也疏釋曰此下三者皆以內外辭別之王者則以海內之辭言之即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曰全天王之行也是也王者微弱則以外辭言之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失天下也是也有臨一國之言焉注諸侯之臨國亦得有之如王於天下疏釋曰此亦據內外言之若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既以內外顯地及日是以一國言之有臨一家之言焉注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疏釋曰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定四年劉卷卒其毛劉皆采邑名大夫氏采為家大夫稱家是以一家言之也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注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

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疏釋曰凡言來者非已內有從外始來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今書魯侯以邾子益來內文與庶其正同文切宜者不外魯侯之辭焉爾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注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言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

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音義闡尺善反

傳惡內也音義惡烏路反

歸邾子益于邾注畏齊故也

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疏釋曰經書歸邾子益于邾則益得國而云失國者邾益不能死難而從執於王法而言理當絕但魯歸之不得無罪故書益之名以明失國之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音義過音戈

齊人歸讙及闡注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注雍丘地也音義雍於用反

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注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疏釋曰凡書取皆易辭今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鄭之將帥微弱矣士衆之咎本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郲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注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不致則無

以見公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音義見賢遍反疏注釋曰襄十年公會晉侯云云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是也云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者案莊公五年公會齊人云云伐衛注云納惠公拒逆天王之命也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是也此年二月公會吳伐齊之喪是惡事宜不致而致亦以見公惡事之成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音義彄苦侯反

薛伯寅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音義頗破何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音義艾五蓋反
疏注釋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也是與此同義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注古者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言用者非所宜用音義別如字又彼列反疏釋曰古者一丘之田方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別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謂之田賦者古者但賦其家財令又計

田貢故曰田賦也注釋曰案周禮小司徒職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則井方一里九夫邑方二里四井三十六夫丘方四里十六井百四十四夫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軍賦之法丘出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八里据實出賦者言之其畔各加一里治溝洫者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者通計治溝洫者言之其實一也今指解經云用田賦者是丘之賦故云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也然經即云用田賦而使丘民以成元年作丘甲民盡作甲則知此用田賦亦令一丘之民用田賦也宣十五年初稅畝則計畝以稅所稅畝十畝稅其一此則通公田什一而不畝計故彼言稅而此言賦也凡丘賦之法因其民之所受公田什一及私家之財通融共出馬一匹牛三頭以一丘之民共出此賦以家財為主故曰丘賦今又分別其所受公田各令出此馬牛之賦故曰用田賦也論語曰哀

公云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即此田財竝賦之驗也

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注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畝是為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平之法而田財竝賦言其賦民甚矣音義為官于偽反稅舒銳反夏戶雅反疏釋曰凡受農田皆私田百畝公田十畝但由公田私田皆公家所受故總曰公田什一則以田之什一及家財而出馬牛之賦是其正也今魯用田與財各出馬牛之賦非正也注釋曰周禮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鄭注曰一家男女七

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六五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則七六五為其中也老者一人其餘強弱相半此其大數也然則周禮七人五人六人三等范唯言五口之家受田百畝指下等言之其實六人七人亦受田百畝與周禮不異也為官田十畝者受田百畝之外又受十畝以為公田是為私得其十而官稅其一故漢書食貨志井田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得二畝半凡家授田一百十二畝半也今傳言公田什一者舉其全數據出稅言之故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者出孟子文彼云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是也然三代受畝悉皆什一則夫皆一百一十畝夏后政寛計其五十

畝而貢五畝於公殷人計其七十畝而助十畝於公周人畫計一百一十畝而徹十畝於公徹者通也什一而稅為天下通法故詩云徹田為糧是也皆通法者孟子云重之于堯舜大桀小桀輕之于堯舜大貊小貊什一而稅頌聲作則什一而稅堯舜亦然是為通法也貢起堯舜則古者公田什一是堯舜之時明此什一之法也范說不與先儒同其先儒皆云什一者十中稅一耳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音義取如字又七住反

疏注釋曰莊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經書其氏卒又稱夫人而書葬今孟子卒雖不稱夫人准弋氏

愿書薨不言者知諱同姓故范例夫人薨者十而書葬者十夫人之道從母儀即桓公夫人文姜一莊公夫人哀姜二僖公之母成風三文公之母聲姜四宣公之母頃熊五成公之母穆姜六成公之母嫡夫人齊姜七襄公之母定姒八昭公之母歸氏九哀公之母弋氏十十者竝書葬其隱公夫人從夫之諡昭公夫人諱同姓二者皆不書葬也

公會吳于橐皋注橐皋某地音義橐章夜反一音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注鄖某地音義鄖音云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音義螽音終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音義嵒五咸反

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音義易以䜴反疏釋曰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今鄭罕達取宋師其事正反嫌宋為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注及者書尊及卑也黄池某地疏注釋曰隱二年傳云會者外為主焉爾今言公會晉侯則晉為主於黄池而公往會之既以晉侯為主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與也則與桓二年范注云會盟言及别内外也尊卑言及序上下也亦同何者外吳而尊晉别内外序上下也

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注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注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必自殘毀者以辟蛟龍之害音義祝之六反斷音短辟音避蛟音交疏注釋曰荆揚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泳故刻畫其身以為蛟龍之文與之同類以辟其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注襲衣冠端玄端疏釋曰魯是守文之國禮義之鄉晉執中國之權為諸侯盟主故吳子欲因之而冠必欲因之者以鄭伯髡原欲從中國而被殺于鄵吳子亦恐臣子不肯變從故因魯之禮因晉之權然後摩臣向化以魯禮天下共依晉權諸侯所服故也是以明堂位說魯云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天下資禮樂焉是也

云請冠端而襲者請著玄冠玄端而相襲注釋曰吳俗祝髮文身衣皮弁服不能衣冠相襲今請加冠于首身服玄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故云襲衣也詩云其軍三單彼毛傳云三單相襲彼謂三單前後為相襲則此衣冠上下亦為相襲也玄端者謂玄端衣而端副制之即諸侯視朝之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布衣素積裳緇玄一也

其藉于成周注藉謂貢獻疏注釋曰貢謂土地所有以獻于成周若禹貢齒革羽毛納錫大龜惟金三品之類著於藉錄以為常職故知藉謂貢獻也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注累累猶數數也音義累累如字數所角反

疏注釋曰東方之國吳為最大吳舉小國必從會吳于祖于道于繒于池之類積其善事故言數數數數

致小國以合乎中國也吳能為之則不臣乎注言其臣也吳進乎中國也

吳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疏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音義稱尺證反下同夫差音扶下初佳反疏釋曰自黄池前吳常僭號稱王是其尊稱今去僭號而稱子是其卑稱也注釋曰冕有旒數不同則冠亦有差等之别吳為子爵其冠之飾必不得與公侯同等但未知若為差等爾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疏注釋曰襄十年傳曰會夷狄不致致會者一以吳進稱子二又為公會晉侯以此二事之故致之爾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注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見孛衆星皆没故音義孛音佩疏注釋曰文十四年有星孛

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言所孛之星
此不言所孛之星直言東方者彼北斗大辰未没之時
有故得言所孛之星此則旦明之時方乃見孛其
東方常見之星竝以没盡故不言所孛之處星也

盜殺陳夏區夫注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音義區烏侯反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注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

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音義狩手又反不出如字又亦遂反矣夫音扶不王于況反下王德同睢七余反應于敬反

疏注釋曰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王既沒其為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孔子既言文武之道在我身孔子有制作之意中庸云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亦不得制作孔子雖懷聖德而道不王故有制作之志而不為也注釋曰凡聖人受命而必鳳鳥至河出圖洛出書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故云斯不王之明文矣子夏詩序云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詩序文言后妃有關雎之德為王者之風故感麟來應之以見其趾趾足也由后妃有關雎之化為王者之風故致得麟來應之然則孔子有王之德故亦感得麟來應之故斯麟之來歸于王德者謂孔子也其詩周南則始於關雎篇

終於麟趾故春秋之文亦義始於隱公而道終於獲麟來之以十二紛之以周典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示有贊於周道故著西狩獲麟言道備之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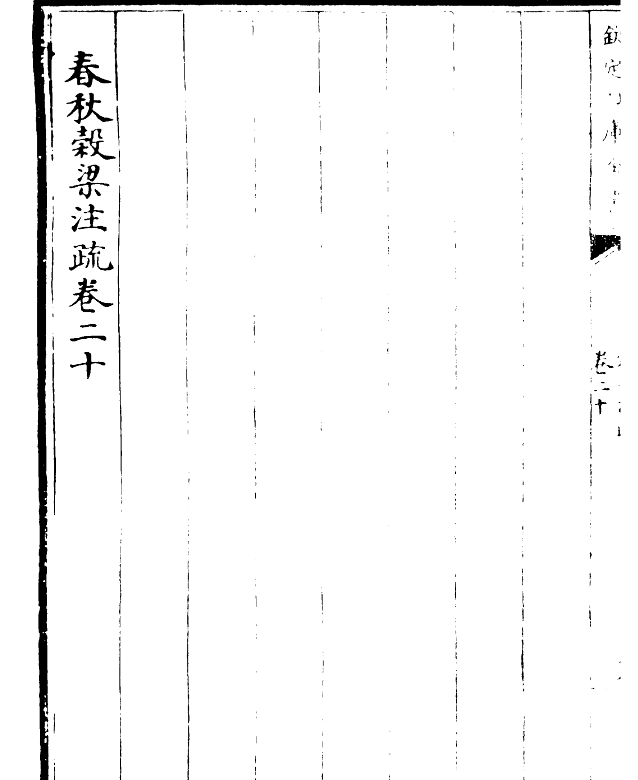
傳引取之也注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故今言獲麟自為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音義為于偽反 疏注釋曰宣二年大棘之戰鄭公子歸生獲宋華元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上十一年艾陵之戰吳獲齊國書范云與華元同義是諸獲皆不與之辭也今言獲麟者欲言此麟自為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故也然則孔子脩春秋乃獲麟之驗也

狩地不地

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注適猶如也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音義適如字疏釋曰桓四年春公狩于郎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是狩皆書地今不書地則非狩也非狩而曰狩者大得此驗故以大其所如者名之注釋曰桓四年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是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雍曰中國者言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為暫有鸞鳳棲林非為權來

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猶若其常鸜鵒非魯之常禽蜚蜮非祥瑞之嘉蟲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音義喪息浪反鸜音權又音劬鵒音欲蜮音或

疏注釋曰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莊二十九年經書秋有蜚莊十八年經書秋有蜮傳皆曰一有一亡曰有是也麒麟一致不為暫有雖時道喪猶若不喪如此為文是所以取貴于中國而王道顯盛麟鳳常有此則春秋之意然也


春秋穀梁注疏卷二十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二十考證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疏明更不爲貶黜○明字監本誤作盟今改正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傳此該之變而道之也疏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爲一物○臣浩按穀梁經文惟定十五年書鼷鼠食郊牛而不言所食處故傳曰不敬莫大若哀公此經已書食郊牛角則固明言所食處與

成七年書法同也而云二罪不異并為一物義何居乎或云公羊此經無角字穀梁同其角字後人據左傳而妄加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臣召南按穀梁之失此條為最大有害于名教經既書曰納衛世子蒯聵雖本據晉人納之之辭然不去世子可云不應立乎就使蒯聵負罪以出義不當立在輒斷無拒父之理范氏引江

熙說直糾傳失是也

閏月葬齊景公傳不正其閏也○劉敞曰傳非也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為事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傳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臣召南按吳本子爵而僭王與楚同惡春秋書其君以本爵固是尊王之義亦緣其時所僭名號止施於其國之臣民至與諸國會盟諸國自稱其本

爵也是以春秋于二國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卒從赴告史官筆之於策可曰楚子某卒吳子某卒葬必舉謚而從其本國臣民之稱若從其稱則必曰葬楚某王葬吳某王矣義不可書故削而不錄尊王之大義然也至如會盟侵伐其君親行經即書曰楚子吳子並無義例黃池之役吳子自恃强大與晉爭衡非實有尊周之善也夫子何所取而進之乎且經書吳子屢矣柏舉敗楚季札來聘經皆書曰吳子豈侯此

會而始進乎哉

西狩獲麟注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臣名南按左氏公羊雖其說不同然皆以獲麟為異故左氏有不祥之文公羊記道窮之泣穀梁家獨以為引取之後儒文成瑞應之說遂起於此夫麟而見獲尚何瑞可言乎誣矣臣浩按以獲麟為漢世將興此公羊家之妄也以獲麟為經成瑞應此穀梁之妄也

傳故大其適也注非狩而言狩○臣名南按經書狩自

是魯君行狩左傳謂西狩于大野是也麟雖見獲於

微者緣西狩而始獲故經据實書之公穀二家俱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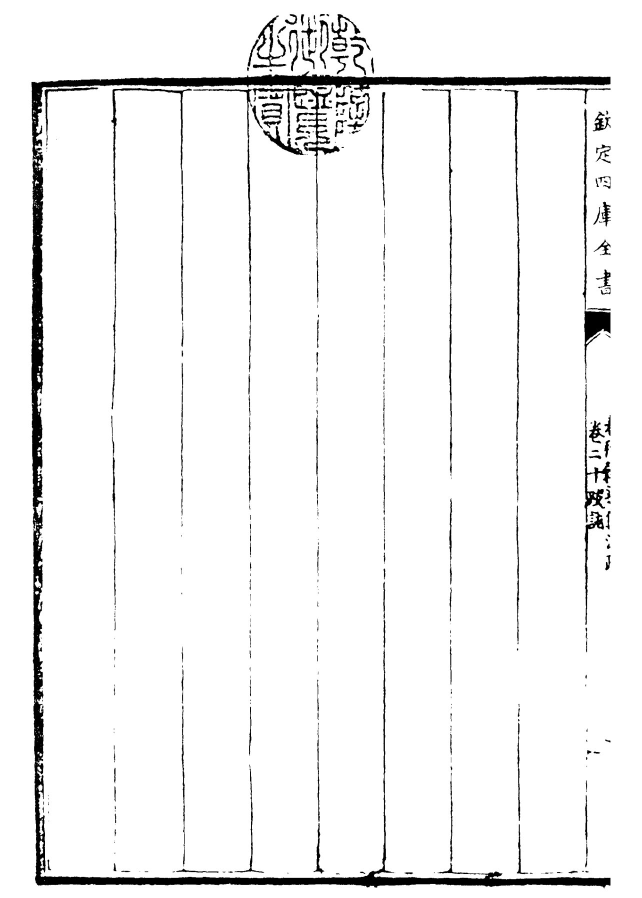
為獲麟大之而書曰狩說經愈曲而愈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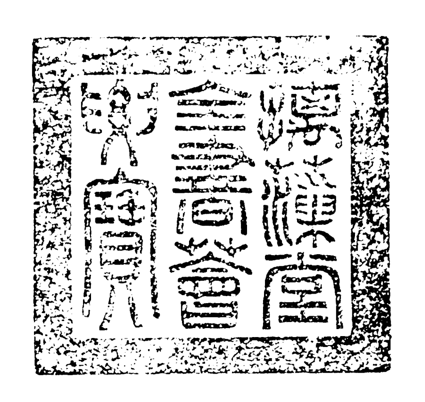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二十考證

檢討臣齊召南謹言按穀梁一書文清義約與左氏公羊並為聖經羽翼自石渠大議博士聿興五家遞傳訓詁滋廣晉范甯集觧出遂與何休杜預鼎立並垂後世言穀梁者未有外於范注者也鄭康成論三傳得失獨稱穀梁長於經王通論諸家注觧獨稱范甯有志春秋證聖經而詘衆傳豈溢美哉唐楊士勛疏雖稍膚淺然於范注多所匡正如桓十七年葬蔡桓侯疏謂三傳無文各以意說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謂祭叔是名疏不全依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疏兩載別注及徐邈之說僖元年公子友獲莒拏疏譏注不信經傳四年許男新臣卒疏謂范氏之注上下多違哀十二年用田賦疏引孟子以糾范注較之左氏公羊義疏曲為杜何偏護者不同蓋穀梁晚出得監左氏公羊之失范甯又承諸儒之後於是非為稍公宋鼂說之已嘗論及惟士勛平易近理刊削繁言曲說

較各經疏家亦為文清義約顧未有稱之也者士
勛以後諸儒觧穀梁者益稀監本所刊注疏二十
卷目次亦非當時之舊而字句訛脫比諸經為尤
甚臣與原詹事臣陳浩等奉
敕校刊再三參攷辨其舛訛補其脫漏錄成考證若干
條其無他書可證别本可據者槩從其舊以志闕
疑臣名南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 跋說



覆校官編修臣蕭際韶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金　枚